

大莊嚴經論卷第八

慈八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治身心病唯有佛語是故應勤聽於說法我昔曾聞漢地王子眼中生膜遍覆其目遂至闇冥無所覩見種種療治不能瘳除時竺又尸羅國有諸商賈來詣漢土時漢國王問賈客言我子患目爾等遠來頗能治不賈客答言外國有一比丘名曰瞿沙唯彼能治時王聞已即大資嚴便送其子向竺又尸羅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國到彼國已至尊者瞿沙所而作是言吾從遠方故來療目唯願哀愍為我治眼爾時尊者許為治眼多作銅蓋賦與大眾語諸人言聞我說法有流淚者置此椀中因即為說十二緣經眾會聞已啼泣流淚以椀承取聚集眾淚向王子所尊者瞿沙即取眾淚置右掌中而說偈言  
我今已宣說 甚深十二緣 能除無明闇  
聞者皆流淚 此語若實者 當集眾人淚  
人天夜叉中 諸水所不及 以洗王子眼

離障得明淨 尋即以淚洗 膚醫得消除  
 爾時尊者瞿沙以淚洗王子眼得明淨已為  
 欲增長大眾信心而說偈言  
 佛法極真實 能速除醫障 此淚亦能除  
 如日消冰雪

是諸大眾見是事已合掌恭敬倍生信心得  
 未曾有身毛驚豎即說偈言  
 汝所作希有 猶如現神足 醫藥所不療  
 淚洗能除患  
 時諸比丘聞法情感悲泣雨淚尊者瞿沙告

諸眾會雖為是事此不為難如來徃昔百千  
 劫中修行苦行以是功德集此十二因緣法  
 藥能令聞者悲感垂淚婆須之龍吐大惡毒  
 夜叉惡鬼遍滿舍宅吉毗坻陀羅根本馱道  
 此淚悉能消滅無遺是乃為難況斯醫障猶  
 如蜂翅而除滅之何足為難設大雲霧幽暗  
 晦冥惡風暴雨此淚亦能消滅是時狂醉象  
 軍及以步兵鎧仗自嚴以淚灑之軍陣退散  
 一切種智所修集法其誰聞者而不雨淚然  
 以此淚能摧灾患唯除宿業彼時王子既得

眼已歡喜踊躍又聞說法厭患生死得須陀  
洎果生希有想即說偈言

誰得聞佛法 而不生歡喜 我已深敬信

至心聽說法 耳聞希有事 目患亦消除

慧眼與肉眼 俱悉得清淨 治眼中最上

無過於大化 我今稽首禮 眾醫中最勝

以一智寶藥 開我二眼淨 世間有心人

誰不敬信者 若設有少智 云何不生信

釋迦牟尼尊 眾生之慈父 言說甚美好

柔和可愛樂 濟拔事已竟 得達于彼岸

意根法微細 作意當解了 乃至邊地人  
亦能得開悟

復次若得四不壞淨寧捨身命終不毀害前  
物是故應勤修四不壞淨我昔曾聞有一罪  
人應就刑法時旃陀羅次當刑人彼旃陀羅  
是學優婆塞得見諦道不肯殺人典刑戮者  
極生瞋忿而語之言汝今欲違王憲法耶優  
婆塞語典刑戮者言汝甚無智王今何必苦  
我殺人雖復色身屬王作旃陀羅聖種中生  
名曰法身不屬於王非所制也即說偈言

釋迦牟尼尊 具一切種智 因時能教化  
 滅除一切過 閻羅王之法 果時始教化  
 臨苦為說苦 易懷亦可達  
 時典刑戮者以此人違犯王禁即將詣王言  
 此旃陀羅不用王教王語之言汝何故不用  
 王教白言大王今應生信發歡喜心而說偈  
 言  
 除我三毒垢 獲得寂滅因 無上之大悲  
 十力世尊所 受持於禁戒 乃至蚊蟻子  
 猶不起害心 何況於人耶

七子耶爾時老母即說偈言  
 大王應當知 六子皆見諦 悉是佛真子  
 決定不作惡 是故我不畏 今此第七子  
 猶是凡夫人 既為身命逼 造作諸惡業  
 是故我今者 求王請其命 人王得自在  
 唯願活此子 妻人 臨終時恐怖 或能造諸惡  
 凡夫臨死時 但觀其現身 不見於後事  
 能觀後世報 非凡夫境界  
 爾時大王而作是言我於外道未聞是語今  
 說因果了如明燈旃陀羅口作如是說王生

七子耶爾時老母即說偈言  
 大王應當知 六子皆見諦  
 決定不作惡 是故我不畏  
 猶是凡夫人 既為身命逼  
 是故我今者 求王請其命  
 唯願活此子 善八 臨終時恐怖  
 凡夫臨死時 但觀其現身  
 能觀後世報 非凡夫境界  
 爾時大王而作是言我於外道未聞是語今  
 說因果了如明燈梅陀羅口作如是說王生

決定意名為賢聖村非是梅陀羅雖名梅陀  
 羅實修苦行者自命尚不惜況戀諸親屬護  
 戒劇護財不顧身命及以眷屬唯持禁戒即  
 說偈言

世人觀種族 不觀內禁戒 護戒為種族  
 設不護戒者 種族當滅壞 我是梅陀羅  
 彼是淨戒人 彼生梅陀羅 作業實清淨  
 我雖生王種 實是梅陀羅 我無悲愍心  
 極惡殺賢人 我實梅陀羅  
 爾時大王將諸眷屬詣於塚間供養其屍王

復說偈言

此覆善功德

如灰而覆火

口雖不自說

作業已顯現

帝釋常供養

如是堅行者

不惜已身命

而護於戒行

爾時彼王將諸群臣數千億婆羅門等步詣

塚間而作是言第八如是五大士雖名旃陀羅實是

大仙人積聚死屍為其墮淚王復說偈言

勇健持戒者

以刀分解身

屍骸委在地

血泥以塗身

以持禁戒故

今日捨此身

堅心不犯惡

守戒而至死

得佛法味者智者皆應爾王復說偈言

愚癡之所盲

貪欲之垢汙

著我所諸根

掉動而不定

不計於惡業

但取現在樂

結使垢塗汙

智者常觀察

身財危脆想

亦如河岸樹

終不造惡業

智水洗心垢

爾時大王近旃陀羅身敬尚法故繞屍三匝

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南無歸命法

善能觀察者

捨於短促命

而不捨於法

假設入火林

見諦毀禁戒

終無有是處

此即是明證

此人持佛語

終無有二志 卧於泥血中 以護佛戒法  
此屍以火焚 即變為灰土 持戒善法名  
同於世界盡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欲示證道無有變異佛  
說見諦終無毀破四大可破四不壞淨終不  
可壞復次心有憍慢無惡不造慢雖自高名  
自卑下是故當應斷於憍慢我昔曾聞佛成  
道不久度優樓頻螺迦葉兄弟眷屬千人煩  
惱既斷鬚髮自落隨從世尊往詣迦毗羅衛  
國如佛本行中廣說閱頭檀王受化調順諸

釋種等恃其族姓生於憍慢佛婆伽婆一身  
觀者無有馱足身體豐滿不肥不瘦婆羅門  
等苦行來久身形羸弊雖內懷道外貌極惡  
隨逐佛行甚不相稱爾時父王作是念言若  
使釋種出家以隨從佛得相稱作是念已  
擊鼓唱言仰使釋種家遣一人今其出家即  
奉王勅家遣一人度令之出家時優波離為  
諸釋等剃髮鬚之時涕泣不樂釋等語言何  
故涕泣優波離言令汝釋子盡皆出家我何  
由活時諸釋等聞優波離語已出家諸釋盡

以所著衣服瓔珞嚴身之具成一寶聚盡與  
 優波離語優波離言以此雜物足用給汝終  
 身自供優波離聞是語已即生厭離而作是  
 言汝等今皆厭患珍寶嚴身之具而皆散棄  
 我今何為而收取之即說偈言

是諸釋種等 棄捨諸珍寶 如捐惡糞掃  
 井及諸果葉 彼捨於愛著 云何方貪取  
 我設取寶聚 內心必貪著 計為我所有  
 是則為大患 諸釋捨所患 我今設取者  
 是為大過惡 譬如人吐食 狗來噉食之

我收他所棄 與狗有何異 我今畏寶聚  
 如難四種毒 善根內觸發 不貪戀寶聚  
 我今必棄捨 欲向世尊所 求索出家法  
 時優波離說此偈已復說偈言

見他得勝法 始生欣尚心 願令我已身  
 同彼獲勝事 我今欲自出 當動作方便  
 時優波離復作念言我今決定必當出家但  
 當勤求千婆羅門先於佛所已得出家種刹  
 利姓其數五百亦得出家婆羅門刹利二姓  
 俱貴然我首陀其姓卑下復為賦役於彼勝

中求索出家為可得，不我於今者有何勢力。  
云何此中而得出家，即說偈言。

刹利姓純淨，婆羅門多學，生處如摩尼。

皆來聚集此，我身首陀種，云何得參豫。

如似破碎鐵，間錯於真金，婆伽婆佛陀。

我聞具種智，今我當往彼，悲愍一切者。

應淨不應淨，應出不應出，一切外道眾。

不知解脫處，唯有滅結者，能知於解脫。

時優波離說是偈，已到世尊所，踟跪合掌右。

膝著地而說偈言。

於四種姓中，俱得出家，不涅槃解脫樂。

我等可得耶，善哉救世者，大悲普平等。

哀愍願聽我，得及出家次。

爾時世尊知優波離心意，調順善根，純淑應。

可化度，即舉相好莊嚴右手，以摩其頂而告。

之言聽汝出家，外道祕法不示弟子，如來不。

爾大悲平等，而無偏黨，等同說法，示其勝道。

而拔濟之，猶市賣物，不選貴賤，佛法亦爾，不。

擇貧富，及以種姓，即說偈言。

誰渴飲清流，而不充虛乏，誰秉熾然燈。

而不滅黑闇	一切種智法	普共一切有
誰有修行者	不得勝妙義	譬如食石蜜
貴賤等除陰	佛法普平等	得盡三有時
諸姓等無異	譬如三種藥	對治風冷熱
藥不擇種姓	貴賤皆能治	法藥亦如是
能治貪恚癡	四姓悉皆除	高下無差別
又如火燒物	不擇好惡薪	毒螫亦如火
不擇貴與賤	猶如水洗浴	四姓皆除垢
盡苦之邊際	諸種普得離	
爾時世尊猶如晴天無諸雲翳出深遠聲猶		

如雷音如大龍王亦如牛王如迦陵頻伽聲亦如蜂王又如王如天伎樂出梵音聲告優波離樂出家不優波離聞是聲已心生歡喜又手白佛願樂出家佛告之曰優波離善來比丘汝今於此善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威儀齊整諸相寂定如舊比丘五百釋種皆白四羯磨受具足戒佛言我今當以方便除諸釋種憍慢之心爾時世尊語諸釋種汝等今者應當敬禮諸舊比丘上座憍陳如阿毗馬師比丘等次第為禮優波離

最在下坐釋賢王於諸釋中最高為尊首爾時  
諸釋敬順佛教次第禮足至優波離見其足  
異尋即仰觀見優波離面時諸釋等甚用驚  
怪猶如山頂瀑水流注觸岸迴波而作是言  
我等日種刹刹之姓世所尊重云何今者於  
已僕使卑下之姓剃髮之種而為禮敬我等  
今者當向佛世尊具諸上事白佛世尊優波  
離所亦敬禮耶佛告釋種今我種此法斷憍  
慢處時諸釋種白佛言此首陀羅種佛告之  
曰一切無常種姓不定無常一味種姓亦爾

有何差別時諸釋種復白佛言世尊此剃髮  
之種我等日姓中出佛告釋等一切世間如  
夢如幻種姓之中有何差別諸釋種等白佛  
言世尊此是僕使我等是主佛答釋言一切  
世間皆為恩愛而作奴僕未脫生死貴賤無  
異捨汝憍慢時諸釋等端嚴殊特如華敷榮  
合掌向佛懷疑猶豫而作是言必使我等禮  
優波離足耶佛告釋種非獨於我一切諸佛  
出家之法悉皆如是時諸釋等聞佛重說出  
家法已儼然而住如樹無風心意愁惱皆同

聲言我等云何違佛教勅宜順佛教先舊智  
人作如是語如來所以先度優波離者為欲  
摧破諸釋種等憍慢心故諸釋於是捨棄憍  
慢順出家法亦為未來貴族出家所順法故  
拔陀釋等久習憍慢今拔其根為優波離接

足作禮當禮之時大地城郭山林河海悉皆  
震動諸天唱言釋種今日憍慢山崩即說偈  
言

嗚呼捨憍慢 種族色力財 隨順於佛教  
如樹隨風傾 日種利利姓 頂禮優波離

除捨我慢心 諸根皆寂定 諸大勝人等  
真實無諂偽 副利眾德備 其數如竹林  
名聞婆羅門 貴族利利等 如是名德眾  
入於牟尼法 莊嚴諸聖眾 如星圍繞月  
羅列在空中 嗚呼法熾盛 如來之大海  
果上功德水 堪然溢其中 泉河之所歸  
世間眾勝智 無不歸佛法 人天眾增長  
苦是出要道 如來善分別 說法滅憍慢  
弟子眾一味 如海等一味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佛法出於世為斷憍慢

故復次得見諦者不為天魔諸外道等之所  
欺誑是故應勤方便必求見諦我昔曾聞首  
羅居士甚大慳吝舍利弗等往返其家而說  
偈言

惡道深如海 亂心如濁水 為慳流所漂

言則稱無物 嫉妬之大河 邪見魚鱉衆

充滿如是處 漂流不止息 今當拔慳根

成就施果報 大悲之世尊 無畏之釋子

見諸沒苦厄 我等應救濟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早起著衣持鉢向首羅

長者家而讚布施時彼長者以不喜故如稍  
刺心語迦葉言汝為受請為欲乞食迦葉答  
言我常乞食長者語言汝若乞食宜應及時  
迦葉即去如是舍利弗目連等諸大弟子次  
第至家都不承待爾時世尊<sup>第八</sup>往到其家語首  
羅言汝今應修五大施首羅聞已心大愁惱<sup>十</sup>  
作是思惟我尚不能修於小施云何語我作  
五大施如來法中豈無餘法諸弟子等教我  
布施世尊今者亦教布施作是念已白佛言  
世尊微細小施尚不能作況當五大施乎佛

告長者不殺名為大施不盜不邪淫不妄語  
不飲酒如是等名為五大施聞是語已心大  
歡喜作是思惟如此五事不損毫釐得大施  
名何為不作作是念已於世尊所深生歡喜  
信敬之心而作是言佛是調御丈夫此實不  
虛自非世尊誰當能解作如是說誰不敬從  
無敢違者即說偈言

色貌無等倫 才辯非世有 世尊知時說  
梵音辭美妙 所說終不空 聞者盡獲果  
說是偈已深於佛所生歡喜心即入庫藏取

二張氎欲用施佛又自思惟猶以為多欲與  
一張又復更思嫌其少故還與二張佛知心  
念即說偈言

施時鬪諍時 二俱同等說 二德都不住  
寧劣丈夫所 施時鬪諍時 等同所作緣

爾時首羅聞是偈已知來世尊知我所念歡  
喜踊躍破於慳悋捉氎施佛佛知首羅至心  
歡喜如應說法破首羅二十億我見得須陀  
洹爾時世尊即從座起還其所止首羅歡喜  
送佛還于其家心生欣慶爾時魔王見首羅

歡喜作是念言我今當往詣首羅所破其善  
心作是念已化作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至首羅家即說偈言

身如淨金山 圓光極熾盛 自在化變現  
徻步如象王 來入首羅門 如日入白雲

觀者無厭足 應入 明如百千日 十二

爾時光照首羅家首羅驚疑為是何人即說  
偈言

如融真金聚 充滿我家中 猶日從地出  
其光倍常明

說是偈已極生歡喜如彼甘露灑于其身而  
作是言我有大福如來今者再入我家雖復  
再來不為希有何以故如來世尊常以慈悲  
濟度為業復說偈言

頭如摩尼果 膚如淨真金 眉間白毫相

其目淨脩廣 如開敷青蓮 寂定上調伏

無畏徐徻步 容甚殊特妙 圓光滿一尋

如用白莊嚴 勇猛自唱言 我今真是佛

爾時魔王極自莊嚴在首羅前告首羅言我  
先說五受陰苦因習而生修八正道滅五受

陰此是邪說時彼首羅聞是語已甚生疑怪  
 貌相似佛所說乃非我為是夢為心顛倒聽  
 其所說甚為貪嫉是何惡人化作佛刑如華  
 叢中有黑毒蛇我今審知此定是魔如賣針  
 人至針師家求欲賣針汝今波旬聽我佛子  
 之所宣說偈言

鵝翅扇須彌 尚可令傾動 欲令見諦心  
 傾動隨汝者 終無有是處 汝可惑肉眼  
 不能惑法眼 佛知此事故 而作如是說  
 肉眼甚微劣 不能別真偽 若得法眼者

即見牟尼尊 我得法眼淨 見於滅結者  
 終不隨汝語 汝徒自疲勞 不能見惑亂  
 吾今諦知汝 實是惡波旬 見四真諦人  
 終不可移動 如以金塗錢 欲誑賣金者  
 此事亦難成 外現其金相 其內實是銅  
 猶如以虎皮 用覆於驢上 形色或肉眼  
 出言知汝虛 如火有冷相 風相恒常住  
 假使日光闇 月可作熱相 不能使見諦  
 而有動轉心 設使滿世界 草木及瓦石  
 麋鹿禽獸等 悉皆作佛像 不能動我意

今有變異相	況汝一魔身	而能動攝我
首羅種種說	苦切責波旬	猶如勇健人
入束繫縛者	持魔即恐怖	速疾還天宮
師子王住處	象到尋突走	波旬亦如是
見諦所住處	諸魔不敢停	

復次不得禪定於命終時不得決定我昔曾  
 聞婆須王時有一侍人名多翅那迦王所親  
 愛為讒謗故繫於獄中又更譖毀王大忿怒  
 遣人殺之時諸眷屬皆來圍繞而語之言汝  
 聰明知見過於人表汝今云何其心擾動今

死時至何事最苦那迦答言畏死恐怖心不  
 能定即說偈言

我先於父母 諸親及眷屬 離別生憂惱

以為苦中極 方今死時苦 彼苦皆輕微

思計衆苦中 死苦亦不大 莫知所生處

心身焦熱惱 今去極速疾 不知所趣處

身既不離欲 誰能不驚懼 精神甚荒擾

如盲涉長路 竟知何所向 心意極顛捨

猶如沙聚散 無可遮制處 如佛之所說

心存由心使 我今倒錯亂 難得生善處

由心自在故	隨意取諸趣	今我心躁擾
不能持今住	我昔來愚淺	貪著五欲樂
不能觀內身	繫念於善處	依止何山林
端坐而繫念	如此上妙事	今方生願羨
彼得伏藏禪	安樂寂靜故	我念牟尼說
三偈之句義	放逸行非法	修行非所作
棄捨於義利	貪著所愛處	方欲修善義
不覺死卒至	離彼平正道	逐此邪險徑
如軸折頓住	坐守極愁惱	越於如實法
修行非理事	愚凡夫死至	軸折守愁惱

何緣故說是先不善觀察而作死想臨終驚  
怖方習禪觀以不破五欲莫知所至悔恨驚  
怖即說偈言

智者應繫念 除破五欲想 精勤執心者  
終時無悔恨 心意既專至 無有錯亂念

智者勤捉心八 臨終意不散十五 專精於境界  
不習心專至 臨終必散亂 心若散亂者  
如調馬用磴 若其鬪諍時 迴旋不直行  
不善觀者不攝五根設臨終時心難禁制如  
庫藏中鎧鉀朽故臨敵將戰器鉀散壞不習

檢心命終亦爾

復次有實功德應當供養智者宜依恭敬有德我昔曾聞阿越提國其王名曰因提拔摩有弟名須利拔摩爲諍國故二人共鬪須利拔摩擲羅縠因提拔摩頭羅已急挽因提拔摩極大恐怖作是願言今若得脫當於佛法中作般遮笏笏今作是願時羅索即絕於佛法僧深生信敬即勅大臣名浮者延客多營般遮笏于時大臣即奉王教設般遮笏使人益食時彼大臣處上座頭坐見上座比

丘留半分食呪願已訖以此餘食盛著鉢中從座起去如是再三大臣見已生不信心作是思惟如此比丘必不清淨作是念已具以此事上白於王王問大臣卿極得信心臣答王言不得信心何以故上座比丘留半分食從座起去必以此食與他婦女我生疑惑王聞是語兩手覆耳告大臣曰莫作斯語汝今莫妄稱量於人汝無智力云何而能分別前人如佛言曰若妄稱衆生必爲自傷汝莫作是顛倒邪見即說偈言

戒定慧寂滅	得多聞覺慧	此是善逝子
隱藏於功德	猶如灰覆火	久處智戒行
世尊之所說	汝不共住止	云何知其行
佛說菴羅果	喻於四種人	唯善丈夫者
善能知分別	有佛世尊說	及與佛等者
乃可稱量人	是故汝不應	輕懷佛弟子
橫生分別想	譬如伏藏中	以土覆其上
誰知下有寶	汝住不須去	自當往觀察
我從今已往	躬當供養僧	愚癡服好藥
便變成於毒		

爾時大王躬詣僧中供養衆僧手自斟酌爾時上座如前留食呪願已訖即便持去王即逐上座後語上座言上座年老可以鉢盂與我今捉于時上座難不與鉢強隨索鉢乃至真陀羅打不欲與鉢時彼上座即說偈言

我知汝淨信	悲愍能拔濟	王雖生濁世
威儀甚嚴整	上世諸勝王	猶故不能及
不知我戒行	但見其出家	未曾有往來
亦無有返報	而能深愛敬	恩過於慈父
雖不見汝心	諸根皆和悅	日出於空中

密雲覆不現	雖有此賢障	華敷知日出
知王有深信	奇特未曾有	能卑下自屈
欲為我執鉢	榮貴福利具	然能不驕逸
諸王得自在	憍慢盲其目	用造諸惡業
顛墜多缺失	勇捍有智力	善解用財施
觀身如幻化	知取堅實法	略說而言之
一切皆增長	如汝自調順	教化中最上
賢勝所行道	共眾隨順行	
我今既受王供	王以下心從我	索鉢供養已
足不須取鉢	爾時彼王遂更	殷勤重隨索鉢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比丘念言今王何故欲得我鉢即入定觀知  
 王欲用調伏大臣故是以索鉢即說偈言  
 凡夫愚暗人 欲動須彌山 我今當與鉢  
 以護其心意 欲當有毀譽 我心都無異  
 於我生不信 損滅衆多人  
 說是偈已捨鉢與王王尋捉鉢猶如象鼻捉  
 青蓮華逐比丘去到耨陀羅家時彼比丘命  
 王入舍王不肯入於門前住比丘老母先得  
 阿那含果具足天眼能知他心又知他人善  
 根因緣時彼老母即白王言王勿怯弱來入

第一〇一册

我舍即說偈言

汝不應生疑

此首陀會舍

非旃陀羅家

天子得羅漢

第三須陀洹

我是一切智

佛之優婆夷

住於阿那舍

汝但觀戒行

莫問出生處

但取我道德

莫觀家眷屬

最後生此處

功德有殊勝

如似沙石間

能出好真金

伊蘭能出火

淤泥生蓮華

觀人取道德

何必其族姓

伊蘭與梅檀

然火皆熟物

二俱有所成

功德等無異

王聞老母說是偈已嗚呼乃是法中大人佛

體大悲使旃陀羅獲不死處不擇種姓佛所

說法旃陀羅中作師子乳王又思惟若供養

種族失於功德若供養功德不應分別旃陀

羅也王復說偈言

但當供養德

不應觀生處

婆羅門說喻

淤泥生蓮華

天與阿脩羅

敬戴著頂上

婆羅門有過

智者皆棄捨

彼若造作惡

可說無過耶

然實是過罪

旃陀有德者

豈可不取耶

實復有功德

如此旃陀羅

我應生供養

如是旃陀羅

山林修苦行

此名為仙聖 非是旃陀羅  
旃陀羅殺鹿 王者食其肉  
彼之所造箭 以是因緣故  
我應隨順行 旃陀有惡者  
云何不採取

說此偈已王入其家長踞合掌作是思惟先  
禮老母應先禮佛如來世尊示旃陀羅如此  
正道能示一切衆生安隱正道應先禮佛即  
說偈言

南無苦行仙 醫王中最上 我今以佛故  
敬禮於下賤 如依須彌山 烏鹿同金色

從他聞此事 我今現證知 依佛須彌山  
賤者皆可貴 一切種智海 淨意度彼岸  
唯佛救世間 慈等無惡意 於諸衆生等  
能為最親厚 能於一解脫 分別說多種  
外道狂顛倒 橫分別種姓  
爾時大王說是偈已作禮而去

大莊嚴經論卷第八

音釋

療治力也切  
 瘳疾也切  
 醫目也切  
 計疾也切  
 稍色也切  
 屬角也切  
 禮魚對也切  
 筴筴音也切  
 筴音也切  
 聽長也切  
 跪几也切